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  
第十九回 述淫邪奸謀藏木桶 逞智慧妙語騙金箍

話說魏聘才自得仲兩傳授，依法行之，先於林珊枝面前獻盡慇懃，又於八齡班賠盡辛苦。珊枝本係聯錦部有名小旦，繼進登春班，華公子看中了，遂以重價買進。後來之八齡班皆係珊枝所教。這林珊枝不消說是音律精通了。魏聘才本是個伶俐人，崑曲唱得絕好，就是吹彈也應酬的上來。更兼舊年一路同著班子來，船中又聽會了許多戲文，到京後又三天兩天的聽戲，自然又添了好些曲子。一日，林珊枝教玉齡唱曲，適值聘才閒闖進來，珊枝就請他坐了，一面教著。剛剛這曲子是聘才最得意的，便在旁幫起腔來，五音不亂，唇齒分明，竟唱得出神入妙，把個林珊枝倒驚倒了。即由此相好，就在華公子面前，朝朝暮暮，稱贊聘才。

華公子是最信珊枝的，他又不輕易贊人，他肯贊好，必是真好了，心上就有了這個人。那八齡班內的都是些蘇、揚人，脾氣自然相合。聘才會討好，今日送這個一把扇子，明日送那個一個荷囊，總是稱心稱意，小孩子喜歡的東西，覺得這位師爺實在知趣。至於管總的、辦事的，尤巴結得周到，不到一月，竟人人說起好來。閻、王二公是不必說，就張、顧兩位雖然也會拉攏，無如總不及聘才之和氣周匝，鞠躬盡瘁的光景。

一日，打聽華公子出門去了，聘才約了張笑梅出城。笑梅要找馮子佩，二人同車即到馮子佩家來。這子佩是與華公子最熟的，已與聘才見過，彼此合式。馮子佩也是個宦家子弟，只因早喪嚴親，又積些宦囊，其母鍾愛，任憑他遊蕩歌場，結交豪貴，後來家業漸漸蕭條。又虧了幾個好友幫扶，所以覺得銀錢應手，服御鮮華，其一種嬌憨柔媚的情況，卻令人可憐可愛。

這天張、魏兩人出來，帶著一個小使，到了子佩門口，著小使進去問了。剛好在家，請了進去，到書房坐下。聘才是初次登堂，看那屋子是朝北兩間，鋪設倒也華麗，就覺得滿桌子東西，殘書、筆、硯、玩器等物顛顛倒倒亂雜無章。壁間掛些簫管、琵琶，又有刀箭等物。聘才對笑梅說道：「小馮這麼一個樣兒，怎麼屋子裡東西，也不檢點檢點。」笑梅笑道：「他未必有檢點的工夫，世間人最沒有他忙的。」說著子佩走將出來，此時四月盡天氣，一身羅綺，愈顯得嫵娜多姿。未出屏門，先就是一個笑聲出來，嚷道：「你們來做什麼，可是來給二太爺請安的嗎？」聘才笑著要說話，張笑梅上前，便一把攬得緊緊的，子佩也就攬了笑梅，大家抱了一抱腰。笑梅笑嘻嘻的道：

「正是來給二太爺請安的。」便把子佩臉上聞了一聞，又道：「好香！到不是二太爺，直是個小哥兒。」子佩道：「你又浪，鬧得二太爺心上受不得。」聘才在旁大笑，三人廝混一陣，然後坐了，卻大家講不出什麼話來。」

聽得門口有人嚷道：「馮老二在家嗎？」子佩接著道：

「沒有在家。」聘才聽得聲音很熟，只見一個直闖進來，道：「好阿！你在洞裡頭，還答應不在家。」眾人一看，原來是楊梅窗，皆是熟識的，更為熱鬧了，大家說些無非是遊戲歡樂的話。四人商議道：「難道今日說些閒話，就算了事不成，可不辜負了韶光麼？」笑梅道：「我們是打算聽戲的。」馮子佩道：「呸！鄉里人進城不認得明角燈，當是豬溺泡。今日是忌辰，還想聽戲呢。」楊梅窗道：「今日果然是忌辰，咱們做什麼，上館子去罷。」三人都也高興，子佩又進去換了衣裳，即同步行出門，到了一個酒樓。

走堂的見是四個少年，且認得楊、馮二人，便覺高興，知道今日熱鬧的。楊八爺道：「吃什麼？」馮子佩對著走堂的道：「你報上來。」走堂的一報了數口樣，四人就點了五六樣，先吃起來再說。走堂的先燙上四壺黃酒，一桌果碟兒，逐一樣一樣擺上來。四人飲了一回，又說些笑話，梅窗道：「咱們就這麼算了，叫走堂的也瞧不起，叫個人罷。」聘才是最高興的，便道：「很好，叫誰呢？」梅窗笑道：「我意中人卻多，又喜歡新鮮，不比人家天天總叫那個人。我前日見聯珠班內有個叫玉林，生得很好，一下臺就有人同了出去，想是很紅的。」聘才道：「料沒有琴官好。」梅窗道：「那個琴官？」聘才就把新年看戲的話，略述了些，又道：「這琴官除了梅庚香之外，其餘見了總是冰冷的，恐怕叫他不來。」梅窗道：「那裡有叫不動的相公，今日你就叫他。」聘才心內想道：「如今我在華府，他們也應該知道了，自然看我不比從前，就去叫他，如若不來，再叫別個。」梅窗又問笑梅道：「叫誰？」笑梅道：

「我叫蓉官罷。」又問子佩，子佩道：「叫了三人，也就熱鬧。」

我不叫，我算吃鑲邊酒罷。」梅窗笑道：「你自己算了相公罷。」子佩聽了，含了一口酒，望著梅窗劈面噴來，梅窗一閃，身上卻灑了好些。梅窗道：「何必一句話如此著急，必定說著了你的真病。」大家一笑。就將衫子脫下要些燒酒噴了，放在簷下欄杆上晾了，便又笑道：「可惜這口酒糟蹋了，你何不吐在我口裡？」子佩又抓些瓜子殼撒過來，梅窗也就受之而不報了。

只見那走堂的進來道：「琴官、玉林都說病著不能來，蓉官就來。」聘才原料琴官不來的，只好罷了。倒是楊梅窗心上不快，說道：「怎麼叫三個人，倒有兩個不來？不知是真病呢，還是推托的？笑梅道：「自然是真病，推托什麼。」聘才道：「還有個琪官也是很好的，我正月裡叫過他幾回，倒是全來的。」聘才又寫了條子去叫琪官，梅窗另叫了二喜。走堂的道：「琪官打發人去叫了。二喜在那邊陪客已經吃過飯，就散了。」

走堂的知會了二喜，不多一刻，二喜就過來，對各人請過安，就在梅窗肩下坐了。斟了一巡酒，送了一巡菜，便問道：「今日席間還叫誰？」梅窗道：「叫的都是有病的，不能來。」聘才見了二喜，便不大歡喜，因正月裡吃了他多少刻薄話。二喜倒不記在心，且那日開發，聘才明日即已送去，沒有漂他的，所以二喜還看得起，遂問聘才道：「從前那一位姓什麼？那個瞅瞅眼兒。叫小利偷了銀了的，如今總不見他。」聘才道：「我如今在城裡住了，這些朋友是不大往來的了。」二喜道：「你在城裡什麼地方？」聘才道：「華公府。」二喜道：「哎呀！華公府。」又問張笑梅住處，笑梅道：「我同他在一個宅子裡。」二喜道：「聽得華公府裡，天天唱戲，他府裡有班子？」聘才道：「有幾班呢。」二喜就到各人面前勸酒，猜拳吃皮杯的，無所不至。

鬧了一陣，只不見蓉官、琪官到來。笑梅道：「奇了，今日是忌辰，倒叫不出相公來。」二喜道：「還有那個？」笑梅道：「你們班裡的琪官，還有聯珠的蓉官。」二喜道：「蓉官，我出門時見他到三合樓去的，只怕還沒有散。」梅窗道：「那玉林是你們同班的，他真有病嗎？」二喜道：「玉林阿！不要說起，他同琪官前日都鬧了一件事，幾乎鬧出人命來。他們的師傅，此刻還不依，要去告那個人。琪官今日也不能來的。」於是大家問起什麼事，二喜道：「說來話長，且喝兩鍾再說。」眾人又乾了幾杯。聘才聽說琪官鬧事，便又問二喜道：「你就說來，大家聽聽。」二喜道：「有一位廣東奚一老爺，你們相好不相好？」三人說都不相識，馮子佩道：「我會過這人，卻不相好，你有話盡說。」二喜道：「這奚老爺是在京候選的，聽說帶了幾萬銀子進來，要捐一個大官。誰知用動了，就湊不上了，只捐了一個知州。這個人真算個闊手，他一進京先認識登春班春蘭，就天天把春蘭放在屋裡，衣裳、金鐲子、熱車等類，就不用講了。春蘭的戲最多的，他於春蘭每一齣戲，做口幾副行頭，首飾都是金的，只怕就要值萬把銀子。春蘭的師傅，故意把春蘭叫回，嘔他賺他，零零碎碎，又花得不少。後來替春蘭出師，又花了五千串，春蘭就跟他，天天一炕吹煙，一桌吃飯。譬如這一樣菜，春蘭嚐一嚐說咸了，或是淡了，他就連碗砸了。幾百吊錢做件皮褂子，春蘭說：『風毛出得不好，我不要。』他瞧一瞧真不好，順手一撕，撕做幾塊，再做好的。這算自己的冤脾氣也罷了。既同春蘭這麼相好，就不該鬧別人了，他卻不管，只要他中意，不管人肯不肯，一味的硬來。」眾人都靜悄悄的聽他講，聘才道：「問你玉林、琪官的事，你倒盡拿這冤桶講不完了。」二喜笑道：「一路講下來，橫豎比戲還好聽些。他哄人有多少法子呢！他是嘉應州人，所以有那西洋好法兒。他引誘人先是以銀錢買動人家的心，也有那愛銀錢倒愛人品呢。這奚老爺相貌生得粗齒，又高又大，是個武官樣兒，說話也蠢。又吹煙，一天要一兩，臉上是青黑的。」梅窗道：「快說，什麼西洋好法兒？」二喜道：「他有個木桶，口小底大，洋漆描金的。裡頭丁丁當當的響，倒像鐘的聲音。」

上頭有個蓋子，中間一層板，板底下有個橫檔兒，外頭一個銅鎖門，瞧是瞧不見什麼。他看上了那人，要是不順手的，便哄他到內室去瞧桶兒。人家聽見裡頭響，自然爬在那桶邊上瞧了，奚□一就拿些東西，或是金銀鏢子，或是翡翠頑意等類，都是貴重的東西，望桶裡一扔，說你能撿出來，就是你的。那人如何知道細底，便伸手下去。原來中間那層板子有兩個孔兒，一個只放得一隻手，摸不著，又伸下那隻手，他就拿鑰匙往鎖門裡一撥，這兩隻手再退不出來，桶又提不起來，鞠著身子。他就不問你願不願，就硬弄起來。要他興盡了才放你，你叫喊也不中用，已經如此了。即放開了，也無可如何。知機的就問他多要些東西，還有那不知機的與他鬧，他就翻了，倒說訛他，打了罵了。還要送到坊裡收拾你。坊官們大半是他們一路的，送了去拘禁起來，百般的挫辱，還要師傅拿錢去贖，極少也要百□弔。這是奚□一的行為。你說玉林與琪官怎樣鬧事呢？就是這奚□一，頭一次在玉林家吃酒。玉林是忠厚人，不會奉承的。他卻看上了玉林，就是一套衣裳，一對鑷子，又賞他師傅四□弔，因此動了火。第二回單請他，叫玉林陪他，並不多請人，他又賞一百弔。玉林是嫌他那個樣子，總和他生生兒的，他心上就惱了。第三回他師傅又請了許多相公，再請他，他便不來了。他師傅總想他是個大頭，逼著玉林去請安。他更壞，大約心裡就訂定主意，留玉林吃飯，又灌了玉林幾杯酒，也騙他看那桶子。不曉得玉林在那裡風聞這個桶是哄人的，就不去看。他沒法了，只好強姦起來。仗著力氣大，就按住了玉林，玉林不依，大哭大喊的。他的跟班聽見了，要進來瞧。奚家的人又不准他進來，他就硬闖了進來。只見按住了玉林，已經扯脫褲子了，看見有人進來才放手，只得說與他頑笑，小孩子不知趣。玉林就一路整著衣裳，哭罵出來，跟班的又在門房嚷了幾句，他要打玉林，沒有趕得上，所以氣極送了坊了，這也可以算了。真真活該有事，這是早上。到將晚的時候，他又叫了琪官。這琪官的性子，你們也知道的，如何肯依呢？他就哄他去瞧桶兒，琪官不知，卻上了當了，兩隻手都放進去，縮不出來，他也要如法炮製，來扯琪官小衣裳。琪官明白了，就是一腿，剛剛踢著那話兒，便疼得要死，就蹲了下去。」說到此，張、魏二人就大樂起來，說：「該！該！這樣東西必有天報。酒又換了，我們共賀一杯。」馮子佩也不言語，楊梅窗道：

「你快說罷。」二喜也喝了酒，又說道：「這琪官也苦極了，手又縮不出來，便使起性子來，不顧疼痛，用力亂扭，把那機巧扭壞了，琪官這兩隻手卻刮得稀爛，血淋淋的，也就哭罵出來。他因小腦袋疼痛，也就躲了。琪官回去告訴了師傅，他與袁寶珠相好，又告訴了寶珠，寶珠氣極，便進怡園與徐老爺說了。徐老爺就大怒道：『天下有這種東西，就容他這公樣，這還了得！』又曉得了玉林之事，即著人去坊裡，連夜把玉林要了出來。一面打算告訴巡城都老爺，要搜他那個桶子，辦他。」

徐老爺是個正直人，說話是不知避人的，不知有人怎樣通了風。

奚□一也怕鬧事，又因銀子用完了，西帳也不拉了，趕著在吏部花了錢，告了個資斧不繼，出京去了。聞說到天津去了，只怕躲幾天就要來的，所以玉林氣壞了，琪官也病了，手還沒有好，怎麼得出來？說完了，你們吃一大杯罷，我舌頭也乾了。」

說得眾人個個大笑稱奇。馮子佩道：「這個狗雞巴蛋的，實在可恨，他不管什麼人，當著年輕貌美的，總可以頂得的，他也不瞧自己的樣兒。」梅窗笑道：「你這麼恨了，莫非看過他的寶貝桶子麼？」子佩把梅窗啐了兩口。梅窗道：「他這個桶子，咱們京裡不知會做不會做？」笑梅笑道：「你也要學樣子麼？」梅窗笑了一笑。聘才笑對二喜道：「你講得這麼清楚，這桶子你想必看過的了。」二喜臉上一紅，便斜睨了一眼，就要擰聘才的嘴。梅窗道：「他未必要用著桶子。」二喜又將梅窗擰了兩把，說道：「咱們作買賣的人，有錢就好，何必那樣拿身分呢。可惜他們不像你能會看風水，所以才吃了這場苦。」

說罷自己也笑了。聘才心中暗付道：「倒不料琴官、琪官，既唱了戲，還這麼傲性子，有骨氣，這也奇了。」即問二喜道這奚□一到底是什麼人？這樣橫行霸道，又這樣有錢？」二喜道：「我聽得春蘭講，說也是個少爺，他家祖太爺做過布政司，他父親現做提督呢。」聘才道：「如今春蘭呢？」二喜道：

「同出去了。」於是大家又談談笑笑，又喝了一回酒。看看天氣將晚，笑梅、聘才皆要進城，只得算了賬。梅窗又與二喜說定，明日開發。梅窗讓聘才等一同進城，他卻住在城外，又到子佩處，兩個同吃了一回煙，拉了子佩，到胭脂巷玉天仙家去了。

再說潘三自從被蕙芳哄騙之後，心中著實懊惱，意欲收拾蕙芳，又怕他的交遊闊大，幫他的人多。二者淫心未斷，尚欲再圖實在。又心疼這二百吊錢，倒有些疑心張仲兩與蕙芳串通作弄他，就對仲兩嘮嘮叨叨，說些影射的話。仲兩受了這冤枉，真是無處可伸，便恨起潘三來。他既疑我，我索性坑他一坑，打算要串通蕙芳來算計他。潘三又因保定府城有幾間布鋪，親去查點一番，耽擱了兩月回來。清閒無事，與老婆鬧了幾場，受了些悶氣，無人可解。又想要到蕙芳處作樂，也不同張仲兩，一人獨來。

是日已是傍晚，可可走到蕙芳門口，恰就遇著蕙芳從春航處回來。蕙芳一見是潘三，心上著實吃了一驚，只得跳下車來，讓潘三爺進內。潘三便攬著蕙芳的手，喘吁吁走進裡面，到客房坐下。蕙芳便問道：「潘三爺，這幾天總不見你，在那裡發財？你能總不肯賞駕。記得那一天是因華公子住在城外，傳了我去，實在短時候，你不要怪，咱們相好的日子正長呢。」潘三見蕙芳慇懃委婉，便把從前的氣忿消了一半，便慢慢的說道：

「我來做什麼，我也知道你嫌我，二百吊錢倒買張老二吐了我一臉酒。兔子藏在窟窿裡，叫野貓饞著嘴空想呢。」蕙芳聽了這話□分有氣，只得裝著笑道：「你能說話真有趣，今日做什麼，咱們找個地方坐坐罷。」潘三道：「還找什麼地方，你這裡很好。但是我發了誓，戒了酒了，我今是一口不喝了。」蕙芳聽了更是著急，想道：今日真不好了，偏是一個人，酒也不喝，走是不肯走的。我托故要走，他未必肯依。左思右想，臉上漸覺紅暈起來，便自己怔了半天，發狠道：「索性留他，我若怕了他，我也不叫蘇蕙芳了。」便道：「三爺你不喝酒，飯是要吃的。」潘三便點點頭，蕙芳便親自到廚房去了一回，便擺出飯來了：三葷三素，一碗紹興湯，又一壺黃酒。

蕙芳道：「雖然戒了酒，既到我這裡，也要應個景兒。」便滿臉帶笑，拿了一個大玉杯，斟得滿滿的，雙手送去。那潘三原未戒酒，不過怕酒誤事。今見蕙芳如此，便忍不住笑嘻嘻道：「可盡這一壺，不許再添了。」蕙芳也不理他，於是兩人對飲，又吃些扁食之類。潘三已有醉意，喝來喝去，又添了一壺，見蕙芳桃花兩頰，秋水雙波，顧盼生嬌，媚態百出，把個潘三的故事又引出來了，歎口氣道：「你這個孩子真真害死我，二百吊錢算什麼，你不犯害人！兒子，你只要一點心到我身上，我是沒有不依的。」蕙芳強笑道：「三爺，我不懂得，什麼叫依不依？」潘三道：「只要你有心於我，你要什麼我總依的。」蕙芳笑道：「未必能依罷？我要，要是一個銀號，這是你自己說過的。」潘三道：「銀號我有三個，我已經四□八歲了，還沒有兒子，給你一個銀號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你給我什麼呢？」蕙芳只不言語。潘三道：「怎麼又不說？就是咱父爺兒倆，又沒有外人，有什麼說不得的話嗎？」蕙芳總是似笑非笑的不言語，潘三便坐近來，將蕙芳攬在懷裡，自己把那糖糟似的臉，想貼那粉香玉暖的臉，蕙芳將手隔住，輕輕的道：「你倒太胡纏了，你放了手，我才說。」潘三把臉在他手背上擦了又擦，喘吁吁的道：「好兒子，好乖乖，快講罷。」蕙芳故作怒容道：「三爺，你這般性急，我又不講了。」潘三只得鬆了手，蕙芳手上已流了些吐沫，便將手巾擦了，站起來，正色的說道：「潘三爺，我又不是糊塗蟲，你道我瞧不透你的心事？但我既唱了戲，也就講不得乾淨話兒。但是我今年才□八歲，又出了師，外面求你留我一點臉，當一個人，不要這麼歪纏我，我有心就是了，莫叫人瞧破。你別當我是剃頭蓬子的徒弟。三爺你心裡想我使了你二百吊錢，你捨不得，如果要，我也還得出來。」潘三道：「好兒子，那個要你還錢？你怪不得我，我整整兒想了半年了，你不叫我舒服一舒服。你若真有心就好了，你只怕還是賺我。你再要我上當，我就不依了。橫豎你的話我沒有不遵的。」

蕙芳又笑道：「我方才說，三爺是逛慣剃頭蓬子的，拿我這裡當作一樣。我聽張仲兩說，潘三爺是大方得很的，只要中意那人，不但三百五百，就是一千八百弔都肯。怎麼三爺又瞧得中我，你在我面上才花過二百吊錢，馬上就要撈本兒。要說二百吊錢，不但三爺看不上，就是我姓蘇的也不當事，難道三爺喝一杯酒，聽一個曲兒，還不賞個百□吊錢嗎？也像那些小本經紀人，叫一天相公給個四甲五甲京錢？告訴你：只要你能真有心，我准不負你。你可不要忘了我，當我是個下作人，遂了你的心，你倒拉倒了，又疼別人去了，那時可莫怪我。」潘三被蕙芳一席話，說得無言可答。聽他句句應允，覺要錢多，二百弔尚少的意思。既而又想道：「這等紅相公，自然是不輕容易到手的。」便對蕙芳道：「你真不負我，我就放心了。但是口說無憑，後來恐又變了卦。」蕙

芳冷笑道：「你千不放心，萬不放心，難道寫張契約與你嗎？」

潘三此時色心豔豔，又要裝作大方，倒不能粗鹵起來，想一想，只好再把銀錢巴結他，便道：「知你是個闊相公，手筆大，常用錢，打今日起，如少錢，便即到我舖子裡來取。」蕙芳道：「我怎麼好來？不要叫三奶奶曉得了，一頓臭罵，害得你還要受苦呢！」潘三笑道：「胡鬧，你實對我說，到底少錢不少錢？」蕙芳想一想道：「這東西被我刻薄了，他還不懂，還想拿錢來買我，索性賺這糊塗蟲，也好給田郎作膏火之費。便帶笑道：「錢是怎麼不要呢，我不好講，又恐三爺疑心我盡賺錢，一點好處沒有，錢倒花得多呢。」說罷便看著自己手上的翡翠鐲子，便取下來，給潘三瞧道：「你瞧瞧這翡翠好不好？」潘三一看，覺得璧清如水，而且係全綠的，便贊道：「好翠，城裡頭少，只怕是雲南來的。」蕙芳道：「是怡園徐老爺賞的，一樣四個給了四個人，我得了一個。聽說在廣東買來，一個是一塊花邊錢。」潘三吐了吐舌，講道：「比金的還貴，□兩重的也不過二百銀。」蕙芳道：「好雖好，可惜沒個金的配他。」一頭瞧著潘三手腕上有個很重的金箍。潘三心上明白，意欲賞他，恰有□兩重，值二百銀，又覺心疼；若不賞他，又恐被他看不起，便不答應了。

自己抬了膀子看了一回，對蕙芳道：「將這個配上就好了，你要就給你罷。」只管抬著膀子，卻不見取下來。蕙芳走近身邊，謝了一聲，將鐲子取下，剛剛帶上了手，卻被潘三攔腰抱住，口口心肝兒子，臉上嗅個不住，便就摳摳摸摸起來。此番蕙芳真沒有法，再講什麼話，潘三是再不理的了。打定主意今日是不肯空回白轉的，況且又把個金鐲子出脫了，臉上已覺得□分光彩。蕙芳只得裝作笑容，見他衣襟上掛著個小牙梳子，便把他的鬚鬚梳了一回。

正在危急之際，只聽外面有人嚷道：「蕙芳在家麼？」又聽說：「老父來了！」覺有許多腳步響，蕙芳連忙掙脫道：

「不好了！坊官老爺來查夜了。」潘三是個財主，聽見坊官查夜，就著了忙，想要躲避。蕙芳道：「躲是沒有躲處的，就請走罷，省得遇著他們，查三問四起來，倒不好看。」潘三無奈，剛著手時，又衝散了，只得從黑暗處一溜煙跑出大門。不知來的果係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